Advances in Philosophy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8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6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cpp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6.1511498

Hans汉斯

《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

丰　收

河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学院，河北　保定

收稿日期：2026年9月29日；录用日期：2026年10月21日；发布日期：2026年11月2日

摘　要

海德格尔通过“此在”和“向死而在”的概念，对死亡与生存的关系进行了存在论探讨。他批判了传统形而上学割裂死亡与生存的观点，指出死亡是此在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和终极归宿，始终与生存纠缠在一起。此在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沉沦于非本真状态，需要通过“向死而在”来获得本真的生存。“向死而在”意味着直面死亡，领悟生命的有限性和可能性，在有限的时间中把握生存的意义。海德格尔的死亡思想揭示了生命的本质，唤醒了我们对生存意义的追问，但也存在一定局限性。我们需要辩证地吸收其思想，直面死亡，珍惜当下，活出本真的存在。

关键词

向死存在，时间性，存在

An Existential Analysis of Death in “Existence and Time”

Shou Feng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Received: September 29, 2026; accepted: October 21, 2026; published: November 2, 2026

Abstract

Heidegger made an ontological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eath and survival through the concepts of “Dasein” and “being to death.” He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metaphysical view of separating death and survival, and pointed out that death is a possibility and ultimate destination of Dasein’s existence, which is always entangled with survival. In daily life, this is often reduced to a non-authentic state, and it is necessary to obtain the true survival by “being to death”. Being towards death means facing death, understanding the finiteness and possibility of life, and grasping the meaning of survival in a limited time. Heidegger’s death thought reveals the essence of life and awakens

文章引用: 丰收. 《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死亡的生存论分析[J]. 哲学进展, 2026, 15(11): 1-8.
DOI: 10.12677/acpp.2026.1511498

our questioning of the meaning of survival,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limitations. We need to dialectically absorb its thoughts, face death, cherish the present, and live the true existence.

Keywords

Exist to Death, Timeliness, Existe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死亡是我们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为数不多的可以确定的事情。中国有着“微子去之，箕予为之奴，比干谏而死”[1]般深厚的死亡哲学，但是现在却是忌讳谈论死亡，更不用说现代西方社会深受“犬儒主义”思潮的影响，整日寻欢作乐，将死亡问题束之高阁。如果此在是一个小星球，而死亡则是寰宇中的暗物质，透过死亡的光锥窥探此在的轨迹，二者便在寰宇中交织。海德格尔对死亡这一终极命题进行了深入探讨：“死亡的生存论阐释先于一切生物学和生命存在论”([2]: p. 284)。他从此在的存在论视角切入，试图揭示死亡与此在生存的本质关联。本文将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为基础，阐释其死亡观，并对其“向死而在”的思想进行反思，让此在在“向死而生”中摆脱对死亡的恐惧，在短暂的人生之旅中理解人类存在的本质意义，加强人类对死亡问题的思考。

2. 传统形而上学对死亡观的阐释

有关死亡的话题在世界哲学史上争论不休，但随着人类对生命和死亡的研究不断深入，哲学家们对于死亡哲学的理解和解释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们提出“灵魂不朽”的学说到伊比鸠鲁对死亡的达观态度，再到现代哲学家对于死亡的多元理解，有关死亡哲学的赘述成了哲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早在古希腊哲学时期，在《斐多篇》中，柏拉图通过苏格拉底之口阐述灵魂不朽学说。他认为灵魂是非物质的、永恒的存在，不受肉体生死影响。肉体死亡只是灵魂从肉体的禁锢中解脱出来，回归永恒的理念世界，即“真正的哲学家都勇敢地面对死亡，因为他们的灵魂已做好了远离肉体的准备”。伊壁鸠鲁主张人生应追求快乐，远离痛苦。他认为死亡是人生最大的痛苦之一，但死亡却是无知无觉的。“当我在时，死亡不在；当死亡在时，我则不在。”人无需惧怕死亡，应以达观态度看待生死，追求生前的幸福快乐。而斯多葛学派代表人物塞涅卡、爱比克泰德等主张坦然面对死亡，视死如归，如塞涅卡曾言：“大部分人在对死亡的恐惧和活着的折磨之间痛苦地纠结：他们不想继续苟活了，但是也不知道如何去死。当你摆脱了对生存的眷恋，随后你才能真正地享受生命。”[3]，斯多葛学派强调顺应自然，泰然处之，勇敢地面对生死。

进入德国古典哲学时期，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论证了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他认为，道德法则要求最高善必须实现，而这只有在灵魂不朽和上帝存在的前提下才可能。“至善只有以灵魂不朽为先决条件才在实践上是可能的。”[4]康德将死亡看作道德生活和实现最高善的前提，肯定了死亡的道德意义。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阐述了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过程。他认为，个体生命虽有死亡，但却是为实现绝对精神的必经阶段。“自在存在物以简单的东西当作本质的东西，就必定外在化自身，走向死亡，

通过死亡使得自己和绝对本质异化其自身。”[5]黑格尔将死亡看作绝对精神发展的契机，个体死亡并非终结，而是体现了生命的普遍性。

在现代西方哲学视野下，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指出，生存意志是一切存在的本质，生命现象不过是生存意志的客观化。生命的本质是痛苦，死亡是摆脱痛苦的途径。“如果死亡终于到来而解散了意志的这一个现象，那么，死，作为渴望的解脱，就是极受欢迎而被欣然接受的了。”[6]叔本华将死亡视为意志的最终归宿，是对生存痛苦的超脱。马克思反对将死亡神秘化、抽象化，主张从社会历史实践角度理解生死，死亡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一种历史现象。

3. 海德格尔“死亡”的理论基础

此在追问最深切的关注点——死亡。

3.1. 海德格尔对此在的探究

3.1.1. 此在的基本特征

只有人，只有这对存在发问的人，领会着存在；而且人必须领会着存在。可借以追究存在的存在者是人。人并非仅仅是芸芸存在者中的一种。我们就人对存在的领会谈人，就存在在人身上展开的情况谈人，而不是就人作为有理性的动物或社会动物或作为任何一种特定存在者谈人。我们只关心人的存在。海德格尔因为这样提出人而把人称作此在，即在此存在。此在是存在通过人展开的场所和情景，就像海德格尔自己描述的那样：此在向来已从某种被示揭了的“那里”为自己指派了某种此在式的“这里”[7]。而此在区别于其他存在者的独特性来源于去存在性和向来我属性这两个核心特征，此在的两个特征深刻影响了此在的生存境遇和存在意义。

去存在性是指此在始终处于一种开放的、未完成的状态，不断地投射自身的可能性。与客体性存在者不同，此在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始终处于生成和展开的过程之中。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的本质就存在于它必须在每次都是其所是并且其所能是的存在中”。去存在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此在通过理解和领悟来把握自身的存在可能性。与其他存在者不同，此在能够对自身的生存进行设计和筹划，预先描绘未来的图景。“此在总是在世界中以某种方式理解自身”。理解能力使得此在超越了当下的限制，不断开拓新的生存视野。

其二，去存在性意味着此在要为自己的生存负责。此在无法回避生存的选择和抉择，必须在可能性中做出决断。“此在对其存在负有责任，它必须承担起自身的存在”。生存的自由和责任是此在的本质要求，体现了去存在性的伦理向度。

其三，去存在性导致了此在生存的非本真状态。由于无法承担生存的责任和焦虑，此在往往沉沦于世俗的常人生活之中，逃避自身的本真可能性。“去存在性包含着此在沉沦的可能性”。然而，唯有勇敢地直面生存的虚无性和有限性，此在才能从沉沦中觉醒，获得本真的生存。

与去存在性密切相关的是向来我属性。向来我属性强调了此在生存的个体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此在的存在从来不是抽象普遍的存在，而是具体个别的“我”的生存。“存在从来就是我自己的存在，是我必须在每一个案例中为之负责的存在”。[8]

向来我属性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其一，此在是自我关联的存在。此在并非与自身无关的第三人称存在，而是时时刻刻与自己发生关系，对自身存在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存在对于此在而言绝不是无所谓的，相反，此在对于自身的存在是始终关切的”。自我关切和自我关怀是向来我属性的重要表征。

其二，向来我属性要求此在对自身存在进行本真的选择和决断。此在必须从自身出发，根据自己的

理解和意愿来筹划生存。他人和常人虽然会影响此在的抉择，但并不能完全决定此在的生存方向。“此在必须对其是谁做出抉择”。唯有摆脱“常人”的影响，做出本真的决断，此在才能真正成为自己。

其三，向来我属性导致了此在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由于生存的不可替代性，此在必须独自承担生死的重负，无法与他人分享。同时，生存的无根基性和有限性，也使得此在始终处于焦虑和恐惧之中。“作为向来我属的存在，此在必然感到孤独、不安和迷惘”([2]: p. 42)。然而，正是在孤独和恐惧中，此在才能觉醒，找回本真的自我。

综上所述，去存在性和向来我属性共同构成了此在的存在论基础。去存在性揭示了此在生存的动态性、开放性和可塑性，而向来我属性则彰显了此在存在的个体性、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二者相互交织，共同规定了此在在世界中的生存境遇和存在意义。

3.1.2. 在世界之中存在——此在的基本建构

海德格尔于《存在与时间》里提到，“在世界之中存在”乃是此在存在的基本方式、根本结构。此概念冲破了主客二分这种传统形而上学观念，对该在与世界的本源统一性、交互关联性予以了着重强调。“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内涵主要在下面这些方面有所体现：

其一，世界不是独立于此在的客观实在，而是此在生存的意义语境。海德格尔区分了三种世界概念：周围世界、共在世界和自身世界。周围世界是此在日常打交道的、熟悉的事物世界；共在世界指此在与他人共存的社会关系网络；自身世界则是此在自己的生存空间和身心状态。三重世界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此在生活的具体语境。没有世界，此在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意义。

其二，“在世界之中存在”意味着此在总是与世界紧密相连，不能超然于世界之外而孤立存在。此在无法脱离具体语境去把握自身，而必须立足于所处的时空环境和社会网络。正如海德格尔所言，“因为此在在本质上包含有在世，所以此在的向世之存在本质上就是烦忙”([2]: p. 57)。此在与世界的关系是一种本真的、前反思的关联，是此在得以存在的先决条件。

其三，此在与世界的关系并非外在的、偶然的联系，而是本质的、内在的交融。海德格尔使用“居住”一词来描述此在对世界的栖身状态。“居住意味着我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意味着世界不是我对立的客体，而是我赖以生存的家园”。此在对世界的理解和诠释，塑造了自身的生存方式和存在意义。反过来，世界也借助此在的参与得到了揭示和展现。二者互为表里，缺一不可。

其四，“在世界之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此在的命运。作为有限的存在者，此在无法完全摆脱时代和社会的烙印，其生存处境和意义视域难免受到世界的影响和制约。然而，正是在与世界的博弈中，此在才能觉醒，找到生存的立足点和归宿。“在世界之中存在意味着承担起存在的全部可能性，直面存在的有限性和复杂性”。唯有扎根于具体生活世界，此在才能获得本真的自我。

综上所述，“在世界之中存在”揭示了此在与世界的辩证关系，彰显了此在生存的现实境遇和存在意蕴。在海德格尔看来，此在并非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抽象主体，而是始终处于周围世界、共在世界和自身世界之中的，是与世界紧密相联的。世界不仅是此在生存的物质基础和个体价值的来源，也是此在由理解自身转向实现自我的关键路径。离开了世界，此在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和动力；反过来，没有此在的参与和诠释，世界也无法呈现出真正的意义和图景。两者相互依托、相互促成，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满的存在整体。

3.1.3. 此在的展开方式

海德格尔指出，此在并非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不断生成和展开的存在。此在通过理解、设计和敞开性等方式，在时间中不断地投射自身的可能性，塑造生存的意义。

此在通过理解来把握自己的存在。理解并非纯粹的认知活动，而是此在对自身存在可能性的领会和

设计。通过理解，此在摆脱了对既定现实的依赖，在未来中投射自身，开辟生存的诸多可能。正如海德格尔所言：“此在总是它自己的可能性，它‘可以’选择自己，赢得自己；它同样可以丧失自己，或者从不‘拥有’自己，或者只是‘表面上’拥有自己。”理解使此在超越了现成的境遇，不断开拓新的生存向度。

“设计”是海德格尔用以描述此在如何面向未来的一种方式。不同于日常语境中的计划或蓝图绘制，这里的“设计”是指此在在其存在过程中，不断向前投射其存在的可能性，预设其可能成为的样子。这种设计不是简单地预测未来，而是在每一个当下，根据对过去经验和当前情境的理解，创造性地开启未来的多种可能。海德格尔认为：“设计构成此在存在的本质，它总是已然投射，只要它还在，它就投射着。”在设计中，此在成为自身可能性的创造者和实现者。

“敞开性”是海德格尔用来描绘此在达到其最本真存在状态的术语。在这种状态下，此在完全地向其自身及世界的真实性开放，不受“常人”的平均化倾向所限制，能够真诚地面对存在的有限性与死亡。敞开性意味着此在以开放、澄明的态度面对存在，摆脱成见和蒙蔽，直面存在的真相。通过敞开，此在揭示了存在的本源意义，领会自身与世界的真切关联。“此在的敞开性本质上属于它的在世存在。”敞开性使此在获得通透的视界，在与世界的互动中彰显生存的意蕴。

海德格尔认为，此在通过理解、设计和敞开性等存在方式，在时间的维度中不断投射并实现自身的可能性，这一过程本质上是生存意义的不断塑造与再塑造。过去、现在、未来作为时间的三个向度，交织构成此在存在的整全统一性。此在以当前的投射回溯既往，从既往汲取可能性，同时也将当下投射到未来，开辟生存的新局面。“作为统一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性使此在的生存运动成为可能。”[9]时间不再是单纯的流逝，而是此在存在展开的舞台，每一刻都充满了意义的创造与实现。在时间中，此在达成自身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3.2. 何者为死亡

3.2.1. 海德格尔对死亡的界定及其实质

海德格尔将死亡界定为此在存在的一种可能性和终结，而非单纯的生理过程。他强调，死亡不是某个时间点上的事件，而是此在自身的一种存在方式，死亡始终与生存纠缠在一起。这一独特的死亡观对我们理解人之为人的生存境遇具有重要意义。在海德格尔看来，死亡作为此在存在的终结，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所谓最本己，意味着死亡是每个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的终极命运，任何人都无法代替或分担。正是对这一可能性的预感和领悟，使得人的生存彻底区别于其他事物。而且海德格尔的死亡观颠覆了传统上将死亡视为生命自然终结的看法。相反，他认为死亡是此在的“终结性可能性”，即死亡的可能性始终伴随着此在的整个存在过程。死亡无时无刻不与生存纠葛在一起，生与死是交织一体的。正是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此在，赋予生存以完整性和整体性[10]。进一步说，正是对死亡的领悟，使得此在面临生存的抉择。面对死亡，此在要么沉沦于对死亡的恐惧而逃避，要么勇敢地选择本真的生存。唯有直面死亡，此在才能从非本真状态中挣脱出来，过上自由本真的生活。可见，死亡为生存开启了通向本真存在的可能性。

3.2.2. 死亡是一种别具一格、特殊的可能性

海德格尔指出，死亡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是不可替代和无法超越的。面对死亡，此在才能真正领会自身存在的有限性和独特性。死亡使此在摆脱了日常的沉沦，直面生存的本真状态。死亡之所以是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是因为死亡是每个个体必须独自面对的终极命运。面对死亡，任何人都无法替代或分担，死亡不仅仅是生命旅程的终点，而是一种内在的存在方式，它不可替代且无法超越，此在只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生存和面对。正是对这一事实的领悟，使得此在认识到自身存在的独特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死亡也向此在昭示了生命的有限性。在日常状态中，此在往往随波逐流，被世俗的言谈和习见所

牵引，过着非本真的生活。死亡则时刻提醒着此在，生命并非无限和永恒，而是时时都可能终结的有限存在。因此，此在不得不放弃日常的沉沦，即对存在状态的逃避和忽视。正是对有限性的切身体认，才使得此在真正把握了生存的真谛，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和每一刻的可贵。

4.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理论阐释

4.1. 向死而在的两种状态

4.1.1. 于无存在

在海德格尔的哲学中，此在的本质特征之一是它的“于无存在”，即此在是以一种对自身死亡的前瞻性理解为基础的存在方式。“被抛性”揭示了此在存在的无根基性，“畏”揭示了此在面对死亡获得本真生存的可能性，“沉沦”揭示了此在在日常生活中对无的遗忘和逃避。通过对死亡的理解，此在能够超越日常生活的局限，面对自身的真实存在。这种面对死亡的态度使得此在能够更加本真地存在，从而摆脱被抛之无、畏惧之无和沉沦之无的状态。

“被抛性”是此在的基本条件之一，即人们发现自己已经存在于一个特定的世界中，这个世界既包括物理环境也包括文化和历史背景。此在是“被抛”到这个世界中的，它没有选择自己的出生，也没有选择自己的背景。这种被动性和偶然性构成了此在的“被抛性”，体现了存在的无根基性。

“畏”指的是此在在面对“无”时所体验到的一种情绪状态。这种“无”不是指具体的事物的缺失，而是指此在对于自身存在的无根基感，对于自己何去何从的茫然无措。“畏”不同于日常生活中的恐惧，后者通常是对具体的、可以定义的威胁的反应，揭示了此在对死亡的逃避和恐惧，体现了非本真的生存状态。“畏”是一种更基本的情绪状态，它揭示了此在对自身存在的根基和意义的不确定性。但是通过承认和面对“畏”，此在能够超越日常生活中的沉沦，并以一种更加本真的方式存在。这种本真的存在意味着此在能够主动地承担自己的存在，并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沉沦”是此在的一种非本真状态，即此在在日常生活中沉溺于世俗事务和他人的期待之中，从而失去了对自身真实存在的认识和关怀。这种沉沦状态表现为对死亡的逃避、对自我本质的忽视以及对存在深层次意义的遗忘。在世俗生活的喧嚣中，此在常常被他者的期待和社会的规范所束缚，逐渐迷失了自己的独特性和内在声音。此在变成了一个“他者的复制品”，生活在别人的价值观和目标之下，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本真意愿来塑造自己的存在。

4.1.2. 向死存在

最早的现象学家，如胡塞尔，虽然在其主要作品中未直接探讨死亡哲学，但他的现象学方法论为后来的死亡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胡塞尔强调对现象的直接描述和意识的结构分析，这为分析死亡作为一种生存现象提供了方法论。海德格尔开创性地提出了“向死而生”的概念。在他看来，死亡不仅是生命的终结，更是此在生存的根本性质。通过预先抓住自己的死亡可能性，此在才能从非本真的日常状态中挣脱出来，实现本真的生存，这奠定了死亡现象学的基础。死亡不是一个对生存漠不相关的终点。死亡之为终点把生命的弦绷紧了。而生命正是由于有终性造成的张力而称其为生命的。这样在生存意义上领会死亡被称为“向死亡存在”。“只要此在生存着，它就实际上死着。”([2]: p. 292)绵绵无尽的生命是不可设想的。生命力就是紧迫感。雨会终止，云会消散。

海德格尔将死亡与时间性联系起来。他指出，死亡使此在意识到生命的有限性，从而唤起对时间的觉悟。向死而在让此在以有限的时间性来把握生存的意义。死亡作为此在最本己的可能性，揭示了生存的时间性结构，它是不可逃避、不可延迟的。正是因为死亡的不可避免性，此在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不仅仅是生命长度的有限，更是指此在存在的每一刻都是有限的、独一无二的。面

对死亡，此在意识到自己是“被抛”到世界中的存在，生命始终处于“将在”的未完成状态中，直到死亡的到来。这种“将在”的时间性，使此在摆脱了对现成事物和他人的依赖，开始为自己的生存负责，选择自己的生存可能性。

死亡还唤起此在对“已在”的反思。面对死亡，此在回顾自己已经度过的生命，对已在的生存状态进行审视和评价。这种对已在的反思，让此在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和罪责性，从而激发出改变生存状态的决心。这也是“向死而在”所显现的，即此在以死亡为背景来理解和把握自己的存在，这种意识使得此在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更加真实、更加自由地生活。此在通过对死亡的接受和面对，解放了自己从日常生活中的种种束缚，从而能够更加本真地存在。

4.2. 向死而在与此在的本真生存

4.2.1. 此在的非本真到时

“向死而在”旨在从“死”出发，去除“常人”沉沦的遮蔽，澄明此在[11]。此在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沉溺于“公共性”的世界，即遵循社会的习俗、规范和期望，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内在真实来生活。在这种状态下，此在的存在是被动的、分散的，它没有对自己的存在进行真正的反思和把握。此外，此在倾向于逃避对死亡的直接面对，因为死亡意味着此在的终结和一切可能性的结束。这种对死亡的逃避导致此在无法真正地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从而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赋予自己的存在以深刻的意义。

非本真状态的另一个特征是此在对存在的“忘却”。在日常生活中，此在常常只关注手头的事务和即时的满足，而忽略了对存在本身的追问和思考。这种忘却使得此在无法真正理解自己的存在是如何构成的，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和角色。为了克服这种非本真的存在状态，海德格尔提出了“向死而在”的概念。向死而在不是对死亡的恐惧或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态度，即此在以死亡为前提来理解和把握自己的存在。通过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此在能够摆脱对“公共性”的依赖，回到自身的本真存在。向死而在使此在能够在有限的时间内选择和承担自己的存在方式，从而实现存在的本真性和自由。

4.2.2. 先行到死——此在的本真到时

海德格尔提出“先行到死”的概念，即直面死亡，领悟生存的有限性和可能性。先行到死让此在摆脱了非本真的沉沦，获得了本真的生存。

海德格尔强调，死亡是此在的一种不可逃避的终极可能性。与其他可能性不同，死亡是每个人都必须亲身经历的、无法委托给他人的终极事件。这种不可逃避性使死亡成为揭示存在有限性的关键。正是通过对死亡的认识，此在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是有限的，有始有终的。在物质主义泛滥的时代，许多人迷失自我，被各种欲望裹挟，无法获得生命的真谛。

面对死亡的不可逃避性，海德格尔提出了“先行到死”的概念。先行到死并不是简单地想象或恐惧死亡，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即在日常生活中始终保持对死亡的意识。通过这种方式，此在能够超越那些将其束缚于非本真状态的世俗关怀和欲望，从而获得对自己存在的真正把握。先行到死使此在能够以一种更加自由和真实的方式存在。它使此在认识到生命的宝贵和短暂，从而激发出对真正重要事物的追求。在先行到死的过程中，此在摆脱了对他人期望和社会规范的无条件服从，转而追求那些与其本质和最终目的相一致的生存方式，领悟生命的意义，活出精彩而富有价值的人生。

5. 海德格尔死亡生存论分析的启示与局限

5.1. 海德格尔死亡生存论分析对人生的启示

海德格尔的死亡思想为我们反思生命提供了宝贵启示。死亡不是生命终结的瞬间，而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存在方式，它贯穿于人的整个生命过程，正是由于死亡的不确定性，才使得我们的生活充满了紧迫

感和动力，促使我们不断向前。“大胆面对死亡，在濒临虚无中创造存在”，这是他对人生的积极呼唤。在海德格尔眼中，真正的人生不应囿于有限，而应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逼近死亡的同时放射生命之光。因此，对死亡的思考不是一种悲观的态度，而是一种积极的生活态度，它激励我们在有限的生命中寻找无限的意义。他唤起我们直面生命的有限性，珍惜当下，设计自己的人生。同时，他也强调时间的宝贵，促使我们更加珍惜和有效地利用生命中的每一刻。

5.2. 海德格尔“向死而在”的反思与局限

海德格尔的“向死而在”虽然深刻，其局限却不止于论题上的疏漏。他把本真生存安置在“最本己的可能性”之中，这种分析在方法上要求悬置日常共在，因而人的社会性难以进入存在论的视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有意将讨论限于此世的有限生命之内”[12]，爱、欢愉与共在同为意义之源，却被挤到边缘。更需追问的是，“畏”作为情绪终究要在具体的生存处境中才能落实，而他的分析始终停留在形式上。由此产生两个后果：把一种存在论条件误当作生存的全部，并使描述性的分析容易被读成悲观主义结论。因此，它足以照亮生存的有限性，却不能代替人生意义的全部构成。

6. 结语

海德格尔透过死亡这一话题，揭示了此在生存于世界之中的本真面貌。他的“向死而在”理论阐释唤醒了我们对生命的追问，对人生意义的探寻，促使我们直面生存的有限性，把握当下，活出自我。虽然其思想存在局限，但其深刻洞见依然值得我们重视和借鉴。死亡作为生命的暗影，永远与生存纠缠在一起。唯有学会向死而在，我们才能真正领会生命的意义，在有限的时间中绽放独特的光芒。

参考文献

[1] 吴根友, 点注. 四书五经[M].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3: 32.

[2]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284+42+57+292.

[3] 严春友. 西方哲学名著导读[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8: 18-19.

[4]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190.

[5]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880.

[6] 叔本华. 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1123.

[7] 陈嘉映. 海德格尔哲学概论[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56.

[8] 张志伟. 海德格尔哲学的“伦理学问题”——以《存在与时间》为中心的辨析[J]. 哲学研究, 2022(2): 88-96.

[9] 熊伟. “在”的澄明——谈谈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J]. 读书, 1987(10): 32-37.

[10] 向死而在与向生而存[N]. 经济观察报, 2010-06-21(051).

[11] 郭忠义, 韩贵昌. “向死而在”何以可能——基于海德格尔死亡论的理解与领会[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39(3): 5-8.

[12] 刘任翔. 生的超越与死的内在——海德格尔“有限化”概念对有限性的深化[J]. 世界哲学, 2025(3): 108-119.